

槃邁碩人徐奮鵬與《伯喈定本》

朱 万 曙

明筆峒山房刊刻的《槃邁碩人增改定本西廂記》，已經為古典戲曲研究者所熟知，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了該本，著名學者王季思還為該本寫了跋文，作了介紹和評論（見《玉輪軒曲論》，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但是，槃邁碩人增改的《琵琶記》卻一直沒有得到注意；關於該本的藏處，侯百朋先生的《〈琵琶記〉資料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注明藏於日本東京大學，國內學者當然難以見到；黃仕忠《〈琵琶記〉研究》（廣東高教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參考書目”中列出該本藏於國家圖書館，但書中對該本未作討論。最近，筆者從國家圖書館善本室閱讀了這個本子，該本無封面，卷首無目錄，首行題“詞壇清玩 槃邁碩人增改定本”；全書無插圖，分為上、下卷，眉欄多有眉批，第一、第二十九、第三十出后有批語。卷末還附有《新增陳妙常改妝》一出戲，惟出末批語已經殘缺。本文即對該本略作介紹和考論。

一、關於槃邁碩人徐奮鵬

關於槃邁碩人其人，王季思先生為《西廂記定本》寫的跋文里沒有考證，只是從朱熹對《詩經》的解釋中推測，“大約是一位不大得時的文人”；蔣星煜先生在《徐奮鵬校刊的評注本〈西廂

记》和演出本《西廂記》》（見《〈西廂記〉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文中對槃邁碩人進行了考證，他從清代光緒《撫州府志·人物志》中發現，臨川人徐奮鵬號“筆峒先生”，並且與湯顯祖有交往；同時，他又從徐奮鵬的《筆峒生新悟》（萬曆四十一年刻本）中發現，各卷卷首均題“碩人邁中徐奮鵬自溟甫著”，由此，蔣星煜先生認為，槃邁碩人就是徐奮鵬。蔣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筆者在國家圖書館還閱見了明金陵光啟堂王荊岑刻本《徐筆峒先生十二部文集》，可以補充一點材料，證明槃邁碩人就是徐奮鵬，徐奮鵬的確改定了《西廂記》和《琵琶記》。

《徐筆峒先生十二部文集》所收的文集為《理學明辨錄》、《击壤亭集》、《書中疑誤》、《硯滴海濤》、《千古尚論錄》、《壅天論》、《匯輯各文》、《雜著諸文》、《吟壇集古》、《雜吟詩詞》、《邁中小語》、《述言》。各集卷首均題“臨川筆峒生徐奮鵬自溟父著”，這與蔣星煜先生提到的《筆峒生新悟》的題署是大體一致的。第八卷《雜著諸文》中有《碩人對》一篇，以客問主答的形式解釋了自己號“槃邁碩人”的心迹：“有士問于筆峒子曰：君居邁中，而自號碩人。夫碩者大也，……筆峒子啞然失笑曰：而不聞乎《衛風》之詩云：考槃在阿，槃邁碩人之邁，夫阿而考槃也，考槃于阿而云槃邁碩人也，則所謂大者，大以迹乎，亦大以心乎”，不僅解釋了他號槃邁碩人是賢者隱逸之意，也完全証實了槃邁碩人就是徐奮鵬的別號。

值得注意的是卷七《匯輯各文》中還收錄了《西廂記序》和《琵琶記序》各一篇，為治戲曲史論者從未提及，現移錄如下：

《西廂記序》

天下惟情而已。然情為才者用也。倘不才而情，則俊迈婆娑，扮里廬阪登徒子，迥然笑之已。天下孰有才情兼極其至如崔張兩人者？兩人事見唐人《會真記》，至董、王、關三

氏编而为《西厢》传奇，此无论其事之有无、真伪，而书生旅魂牵留洛浦峡云之间，其诗意琴心逸致，遐惊不能自己。寒儒卧青毡上，大抵楚况多如此，彼妾情弱思，不下章台、临邛，矧遇君平、长卿能介然已耶！此两人者，造物实富其情，而用之于才，才又足以为情用也。董、王、关三氏，盖善于选情而长于标才者也。独惜奇人哲士，往往困守孤庐，永抱荀子难得之，恨而传，于易安之姿至有以嫖母揆者，可胜叹哉！世有谓《西厢记》近郑声而当放者，此必其情不挚而才自局也。予谓传奇如此两人事，其才情当自不没于天壤，予能无爱其情而高其才！

《琵琶记序》

《琵琶记》，说者以为元高东嘉鄙薄王四易妻周氏而娶花不氏女，又以为唐蔡节度易妻赵氏而娶牛僧儒女。第此亦不能辨其孰是。但即其传中事评之，天下焉有子登仕籍而亲为沟中瘠者乎？即曰兵戈阻隔风尘，诟不能曲致其力以为顾养计者乎？事断乎未必有也。如有之，则其为子之罪能逃于天地之间耶？虽其临庭泣诉，庶其陈情之表、归墓遐惊，庶几攀柏之号亦何以赎耶哉！我高皇帝感是记而执王四，盖谓灭亲乱伦，即事涉影响，犹在所必惩，况乎天下有实犯其罪，若而人者，将亦何说之辞？读《琵琶记》而不泫然于明发之怀者，非夫也。昔晋王裒以父之不得其死，读蓼莪而不胜其痛，门人因为之废诗，窃谓今时有抱瓶罄之耻者，宁忍见蔡邕传奇哉！

两篇序文的见解虽不十分深刻，但仍然有可取之处。前者首先认为“天下惟情而已”，这显然是晚明主情思潮的观点；同时，作者又认为《西厢记》既写情，也写了才，崔、张二人才情相辅相成，才使得作品更具有美感；进一步看，董解元、王实甫、关

汉卿“善于选情而长于标才”，才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来，因此，《西厢记》无论是所写的崔张才情还是作者的才情都足可令人推崇不已。后者驳斥了《琵琶记》所写为王四或唐代蔡节度事的说法，认为那种将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牵扯到实人实事上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具有悲剧的感染力，能够感动读者。在十二部文集中，只有这两篇关于戏曲作品的序文，而槃邁硕人恰恰增改了《西厢记》和《琵琶记》，它正说明了徐奋鹏的确是槃邁硕人，也是两部作品的增改者。

二、槃邁硕人对《琵琶记》的改动

徐奋鹏对《琵琶记》像对《西厢记》一样，也作出了很大的改动。他对作品的改动，可以分三个方面来审视：

一是改动结构。在通行的刊本中，《琵琶记》一般有四十二出，可是改本将它压缩成三十出，现将其出目与通行本出目对照如下：

通行本	《伯喈定本》
1. 副末开场	1. 伯喈总题
2. 高堂称寿	2. 高堂祝寿
3. 牛氏规奴	3. 清闺女诫
4. 蔡公逼试	4. 严命逼试
5. 南浦嘱别	5. 送行嘱别
6. 丞相教女	
7. 才俊登程	6. 登程赴选
8. 文场选士	
9. 临妆感叹	7. 临妆感叹
10. 杏园春宴	8. 觅婿订婚
11. 蔡母嗟儿	9. 遇荒乏食
12. 奉旨招婿	
13. 官媒议婚	10. 成名议姻

- | | |
|-----------|-----------|
| 14. 激怒当朝 | |
| 15. 金闺愁配 | |
| 16. 丹陛陈情 | 11. 上表陈情 |
| 17. 义仓赈济 | |
| 18. 再报佳期 | |
| 19. 强就鸾凤 | 12. 强婚成配 |
| 20. 勉食姑嫜 | |
| 21. 糟糠自咽 | 13. 祝发葬亲 |
| 22. 琴诉荷池 | 14. 弄弦寄悲 |
| 23. 代尝汤药 | |
| 24. 宦邸忧思 | 15. 思亲觅寄 |
| 25. 祝发买葬 | |
| 26. 拐儿貽误 | |
| 27. 感格坟成 | 16. 感天坟成 |
| 28. 中秋望月 | 17. 望月思家 |
| 29. 乞丐寻夫 | 18. 描容寻夫 |
| 30. 日间寻衷情 | 19. 日间情吐真 |
| 31. 几言谏父 | 20. 几谏求归 |
| 32. 路途劳顿 | 21. 沿途苦栖 |
| 33. 听女迎亲 | 22. 悔过迎亲 |
| 33. 寺中遗像 | 23. 入寺遗像 |
| 35. 两贤相遭 | 24. 两媛奇遭 |
| 36. 孝妇题真 | 25. 书馆题诗 |
| 37. 书馆悲逢 | 26. 馆内悲逢 |
| 38. 张公遇使 | 27. 张公遇使 |
| 39. 散发归林 | 28. 散发归林 |
| 40. 李旺回话 | |
| 41. 风木余恨 | 29. 风木余恨 |

42. 一门旌奖

30. 孝感天恩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徐奋鹏对通行本《琵琶记》的压缩，主要是在前半部分，其中“丞相教女”、“文场选士”、“奉旨招婿”、“激怒当朝”、“李旺回话”五出全部删除；其他各出有的系合并两出或三出为一出，有的则为新增，如“遇荒乏食”出是合并“蔡母嗟儿”和“义仓赈济”两出而成的，“强婚成配”是合并“金闺愁配”、“再报佳期”、“强就鸾凤”三出而成的，中间有删减；而“觅婿定婚”一出则为徐奋鹏新增的笔墨。

从表中我们还不难发现，向来被认为是《琵琶记》精华的“糟糠自咽”和“代尝汤药”两出戏被徐奋鹏删掉了。对此，徐奋鹏在眉批中作了解释：“原本‘咽糠’、‘尝药’二出，非不见作者之情至，动观者之心伤。第世间举演梨园，多是华堂乐事，而双亲继歿，已为太惨，况又以咽糠亡乎！今俱存而不论，止于‘祝发’出内旦白表出公婆继歿缘故，若观者必欲求备，则自有东嘉原本在，可寻而演也。”看来徐奋鹏删去这两出戏，并非认为是它们的艺术水平有问题，相反，他充分肯定了它们“见作者之情至，动观者之心伤”。他之所以将它们删除掉，一是从《琵琶记》的演出多为“华堂乐事”、一般观众更愿意观看喜乐的内容，而他要为演出提供一个“定本”的情况考虑的；二是觉得观者若要“求备”，还可以找到高明的“原本”演出，这样的删除并不损伤原作的精华部分。

二是改动情节。改动得最为突出的有两个地方：其一，是“沿途苦栖”一出，通行本中写得比较简单，徐奋鹏在该出增加了两个“里妇”听赵五娘弹唱〔琵琶词〕，尤其是〔琵琶词〕是完全新增的内容，摘录如下：

试将曲调理官商，弹劫琵琶心惨伤。不弹雪月风花事，且把历代源流诉一场。混沌初开盘古事，三才御世号三皇；天生五帝相继续，尧舜心传夏禹王。禹王后代昏君出，乾坤转

意属商汤。商汤之后纣为虐，伐罪吊民周武王。周室东迁王迹熄，春秋战国七雄强。七雄吞并为一国，秦室纵横号始皇。西兴汉室刘高祖，光武中兴后献皇。此时有个陈留郡，陈留有个蔡家庄；蔡家有个读书子，才高班马饱文章；父亲名唤蔡崇简，母亲秦氏老萱堂；生下孩儿蔡邕的，新娶妻房赵五娘。夫妻新婚才两月，谁知一旦拆鸳鸯。幸逢朝廷开大比，张公同劝赴科场。苦被堂上亲催遣，不由妻谏两分张。指望锦衣归故里，谁知一去不还乡。自从与夫分别后，陈留三载遇饥荒，公婆受馁谁为主？妻子耽饥实可伤。可怜三日无餐饭，幸遇官司开义仓。家下无人孤又苦，妾身亲自请官粮。行到无人幽僻处，里正抢去甚慌张。奴忙回家无计策，将身赴井泪汪汪。遇得张公来答救，分粮与我食姑嫜。粮米兑作二亲膳，奴家暗地自挨糠。不想公婆来瞧见，双双气倒在厨房。慌忙救得公苏醒，不想婆婆命已亡。自叹奴家身运蹇，岂知公又梦黄粱。连丧双亲手莫措，香云剪下卖街坊。又遇太公施仁义，刻府铭心怎敢忘。孤坟独造谁为土，指头鲜血染麻裳。孝感天神来助力，搬泥运土事非常。筑成坟墓神吩咐，改换衣装往帝邦。画得公婆仪容像，迢遥岂惮路途长。琵琶拨词亲觅食，敬往京都寻蔡郎。皋鱼杀身以报父，吴起母死不奔丧；宋弘不弃糟糠妇，黄允^①婚薄幸郎。此回若得夫相见，未审两下得成双？从头诉尽千般苦，只恐猿闻也断肠。

这段〔琵琶词〕虽未见于通行本，但是在晚明戏曲选本《词林一支》卷三所收的《赵五娘描画真容》、《大明春》所收《五娘描容》以及《乐府红珊》卷十四所收《赵五娘描真容》中均有；另外，《玉谷新簧》卷五中层的“时兴妙曲”中，收有没有道白的〔琵琶词〕，《摘锦奇音》卷一目录里有《五娘琵琶词调》，惟正文已经缺失。由此看来，〔琵琶词〕不是徐奋鹏的创作笔墨，而是他对当时已经流行于民间舞台的《琵琶记》改本的吸收。

第二处大的情节改动是“风木余恨”一出。蔡伯喈携赵五娘和牛氏来到蔡公、蔡婆的坟前，被张广才责备了一通；赵五娘、牛氏提出要为公婆立碑，请张广才书写碑文，张写道“有孝有能赵贞女，不忠不孝蔡伯喈”，蔡伯喈求他不要这样写，张广才改写为“有孝有能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三是改动曲词和道白。例如，第一出〔沁园春〕曲中有“书馆相逢最惨凄”一句曲词，“最惨凄”三字被改为“叙悲欢”，其眉批说：“李卓吾云：‘书馆相逢最惨凄’句大不通，此时不惨凄矣！改‘叙悲欢’妙。”这方面的改动非常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徐奋鹏对《琵琶记》的改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创作思想的。从批语中可以发现，徐奋鹏十分重视李卓吾对《琵琶记》的批评意见，多处引用李卓吾的评点批语。从这个本子的全部改动考察，徐奋鹏的改动意图有这样几方面：

在主题上，他更为集中和突出了原作对伦理道德的强调，特别突出了“孝”的道德内涵。这一意图特别体现在“风木余恨”一出张广才责备蔡伯喈和“立碑”情节的增加上。徐奋鹏在该出出末有批语说：“馆人读旧《琵琶记》，至庐墓受封等事，掩卷而叹曰：此何异今人家？生不能左右承欢，而亲没之后饭僧修焚以示荣观乎？”他借张广才之口责备蔡伯喈道：“大丈夫行事须要自断，就是朝廷有命，合宜孝亲为重；何况事由相府，就有所违逆，不过坏我官爵，终不成杀我性命？”他对蔡伯喈在总体上是采取谴责态度的，“立碑”时，张广才先写的碑文是“不忠不孝蔡伯喈”，后经蔡伯喈请求才改为“全忠全孝蔡伯喈”，对此，他在出末批语里也作了解释：“至于改书忠孝字样，以完收全部传奇之旨，又以见士人立身行事，即山林野老，自有不泯之公论在天壤间也，可不惧哉！”换言之，他是借蔡伯喈事警醒世人，为人不可不忠不孝。

徐奋鹏对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也作了不少的改动，这在改本第一出“伯喈总题”的下场诗中就有交代。原作的下场诗为：“极富

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改本的诗为：“牛太师强招门婿，张广才义恤邻家；蔡学士名昭史籍，赵贞女孝拨琵琶”。对于这一改动，徐奋鹏在出末批语中也作了解释：“从来诸本，俱云‘极富极贵牛丞相’，传中与富贵何干？又云‘施仁施义张广才’，仁义二字不免叠用矣！又云‘有贞有烈赵贞女’，此传迺论孝敬，非论贞烈也；又云‘全忠全孝蔡伯喈’，恐蔡邕当此二句不起。”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对人物性格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于牛丞相，集中一个“强”字，突出其专横的性格；于张广才，突出其“义”的性格，特别在增加了“义责蔡伯喈”一段戏，使这个人物比原作中的形象更有光彩。对此，徐奋鹏的意图很清楚，“传中既设立张广才之名，亦不正特有赈贫之义也”，他要在“赈贫之义”之外，赋予其维护道德的“大义”性格内涵。于赵五娘，徐奋鹏强调的是其“孝”的性格特征，在若干局部增加了细节和道白，以表现其“孝”的精神；而于蔡伯喈，徐奋鹏对他有谴责，也有回护，谴责是抽象的，多在批语中出之，回护则是具体的，其表现是时时处处都让蔡伯喈处在忧思之中。

再有，徐奋鹏对作品的结构加以删削、合并，为的是使该剧更为紧凑，更便于在舞台上演出。在总体结构上，徐奋鹏将四十二出压缩为三十出，这已经使作品的结构大为紧缩，他所删除的五出戏应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至少可以用暗场交代就可以处理的；他对几出戏的合并也是十分合理的，如将“金闺愁配”、“再报佳期”、“强就鸾凤”三出合并为一出戏，就省去了大量的多余笔墨，使情节更加集中紧凑。此外，徐奋鹏的改动还较多地考虑到了舞台演出的效果问题，原作“上表陈情”一出，有〔北混江龙〕曲子一支，徐奋鹏将其删去，并眉批道：“此处原有〔混江龙〕一支，其词亦可，但既颂白之长，又首以唱词之多，观者苦烦，况此特以引起伯喈奏事耳，何事多赘此闲语？东嘉亦于此处

演笔力而已，故今削其曲而录其白。”无论从“观者”的角度，还是从结构的角度考虑，删除掉这支曲子都是极为合理的。“思亲觅寄”一出，蔡伯喈让李旺安排拐子去宾馆歇息，读书信，写书信，对这一舞台安排，徐奋鹏特地加眉批道：“辞拐儿出宾馆，背地里诵书，背地里回书，最为有理。从来演者俱当面做，大非。”这就是从舞台演出的角度作出的改动。

三、批语的价值

像《西厢记定本》一样，徐奋鹏在改动《琵琶记》的同时，也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出末批，并且辅之以圈点。因此，该本既是一个改本，也是一个评点本。其数量繁多的批语表达了徐奋鹏的戏曲创作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徐奋鹏非常重视戏曲艺术的真实性，在改动的多处，都加了批语，指出自己的改动是基于真实性的考虑，例如“高堂祝寿”一出中赵五娘的出场处理，原本是蔡伯喈在说白之后让她请蔡公、蔡婆出来，舞台提示为“旦内应科”，却在蔡公蔡婆登场唱了几句曲词后才出场。徐奋鹏改为赵五娘先出场，念了几句道白后，蔡公、蔡婆出场。眉批道：“诸本俱作赵五娘待下随蔡公蔡婆始出，殊非理。今改先出，与伯喈同在台上，以候公婆才是。”按说，这是个很小的问题，可是徐奋鹏却非常重视，因为按照封建社会生活之“理”来看，作为媳妇的赵五娘不应该在公婆之后再出场，而应该先在场上，等候公婆的到来，而且这也符合赵五娘孝敬公婆的性格，才具有真实性。又如，“望月思家”一出〔念奴娇序〕曲中，有“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几句唱词，可能徐奋鹏依据的本子是蔡伯喈与牛氏合唱的，徐奋鹏则改为“众唱”，并眉批说：“伯喈自成名成姻之后，所唱词俱是乐中之忧思也，故予所改本于此中极意斟酌。‘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李卓吾几欲删此二语，不与伯喈唱，然删之则不成〔念奴娇

序]矣！予因改为众唱，则庶几无碍焉。”显然，徐奋鹏注意到蔡伯喈的思亲心理，如果也让他和牛氏一样，沉浸在锦衣玉石的快乐之中，就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情绪，就说无真实性可言；他把“合唱”改为“众唱”，让牛氏及其下人们作为感受“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主体，就使蔡伯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使他的思亲的忧思得到保留，从而保持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其次，徐奋鹏对《琵琶记》的悲剧风格有着深入的体认。他在《沿途苦栖》一出中采用的一大段[琵琶词]，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感染力；他在“孝感天恩”一出的出末批语中还解释了自己之所以保留这一出戏的考虑：“详玩《琵琶记》全部，至庐墓与张公相会即可以了当。然以通部皆系悲词，而末以欢会煞之，亦从俗见也。”换言之他个人的看法是，《琵琶记》是一部地道的悲剧，“通部皆系悲词”，从悲剧艺术的审美观点看，到“风木余恨”一出蔡伯喈与张广才相见就可以结束，可是一般观众的审美观念则总是要求有“大团圆”的结局，因此他的改定也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要求，只好“从俗见”。无论如何，徐奋鹏对《琵琶记》的悲剧风格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对最后一出戏没有必要保留的看法也是富有见地的。

再次，徐奋鹏在批语中提出了不少的戏剧创作作法论。在第一出“伯喈总题”的出末批语中他指出：“凡传奇，首折提总语，须句句担力，字字筋节，即如春秋书法一般。”这是对传奇创作的第一出提出的合理要求；“强婚成配”一出，系合并“金闺愁配”、“再报佳期”、“强就鸾凤”三出戏成一出戏，在该出眉批中，他总结了一个“铸散金以成片”的手法：“此出移辍前二段来，一见女之不敢强，一见生之不欲赴。正是铸散金以成片。”这一手法对于戏曲创作来说是有积极启发性的。此外，徐奋鹏还注意到戏曲作品的“关键”、“关节”以及前后照应问题。在第一出他就指出“父不从其就养之意，君不从其辞官之意，相不从其却婚之意，

‘三不从’是此记大关键”；在“风木余恨”一出有眉批道：“遗头发、嘱拄杖及〔琵琶曲〕，乃此传奇部中大关节处”，他让张广才责备蔡伯喈，说出赵五娘遗头发、蔡公嘱拄杖等事情，“皆与通部有关会”。而在“祝发葬亲”出，他特地添加了张广才对赵五娘交代蔡公嘱拄杖的一段道白，也加了眉批说：“补出拄杖句，以吊末局之责脉。本局是卖发，而尾白又要到头发上来说，最有意味。”徐奋鹏所提出的“关键”、“关会”以及“责脉”等问题，都是戏曲创作难以回避的重要手法，它们对于如何安排好戏曲的情节结构都是富有启发价值的。

徐奋鹏的朋友苍琅子在“风木余恨”出后也写了一段批语，说到自己问徐奋鹏为何对改定一本传奇如此“精细”？他引用了徐奋鹏的原话：“戏言出于思。不作传奇则已，如作传奇观，安得不用精细工夫？予于《西厢》既增改定本，无口口当。《琵琶记》原与《西厢》并行，字内不朽者。正宜求其精细，故自此之后，各折或增或减，或改或订，曲或全易或略更，皆必求其理之妥、情之顺而后已。”从《伯喈定本》的改定看，徐奋鹏确实下了不小的乃至“精细”的工夫，他对原作主题的集中和突出，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的加工，对全剧结构的紧缩，以及在批语中所表达的创作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与《西厢记定本》相比，它甚至没有增加一点庸俗无聊的成分。也因此，这个改本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的。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